

段祺瑞傳

(十二)

章君毅

何海鳴入據石頭城

二次革命時期，南京失利，還在上海之前。七月二十二日上海討袁軍第一次攻打製造局未克，袁世凱即已致力於收買南京部份軍隊，從而使南京城裏發生內訌，黃興急將駐臨淮關的第八師撤回，冷遙在徐州的第一道防線，遂因後防空虛，不得不退保臨淮關，段祺瑞乃以江防軍統領張勳為江北宣撫使，率部急起直追，萬餘討袁軍被迫向浦口南撤。二十五日湖口討袁軍敗績，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上海討袁軍兩度攻勢受挫，南京三面是敵，而且城內餉械奇缺，無法固守，黃興和章梓相繼撤離，以陳之驥代理，二十九日陳之驥通電取銷南京獨立。他萬萬沒有料到，往後又有一次假獨立和一次真獨立會得接踵而來。

第八師是一支以湖南人居絕大多數的部隊，實際領導權，一向操諸旅長陳裕時之手，陳裕時倒是在二次革命時期，跟袁世凱的參謀次長陳宦私通款曲，有過聯繫，陳之驥本人反倒被瞞在鼓

裏。當時有很多革命同志對於陳裕時的騎牆行徑深惡痛絕，甚至有若干同志組織起來，計劃乘陳裕時由上海回南京時，在太平門城門口將他暗殺，事為陳裕時的妹夫何遂偵知，急電陳裕時，陳裕時便自滬寧路上折返上海，不再赴京，從此，第八師便頗有些羣龍無首的紊亂狀態。

有一位胆識俱壯的革命黨人，上海民權報主筆何海鳴，他把握此一機會，進入南京城，鼓勵第八師裏的湖南同鄉再樹義幟，獨立討袁。他得到不少第八師官兵的支持，在南京各處貼出了再度獨立討袁的佈告，佈告上的江蘇都督是陳之驥，何海鳴則為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陳之驥聽到了消息，大為驚異，匆匆的帶了一批衛兵，從他的李相府宅第趕到都督府，探問究竟。何海鳴聞報

陳都督駕到，他立刻降階相迎，向陳之驥歡呼：

「陳都督萬歲！我便是何海鳴。」

陳之驥當下不便發作，他就站在石台階上，望着何海鳴問：

「何先生帶了多少餉來？」

「餉麼？」何海鳴昂昂然的答道：「南京造幣廠裏有的是。」

陳之驥再問：

「何先生有多少兵？」

何海鳴回答他說：

「貴都督的兵，就是我的兵。」

兩句話，陳之驥已經摸清楚何海鳴的底細了，於是他轉過身去，一聲大喝：

「綁起來！」

他的衛兵，一擁而上，七手八腳，把何海鳴和他的二十幾位同志，統統綁了起來。當時，何海鳴還在高聲抗議的問：

「陳都督，你這是什麼意思？」

陳之驥一面下令將何海鳴等人收押，一面告訴何海鳴他們說：

「我此刻不殺你們，候程都督的示。」

這一天是二年八月八日，程德全留在上海，遲遲不敢回南京。第八師的劉建藩一混成團，已自江北邁道瓜洲開回南京城裏，他們臨撤退前，

曾經將蚌埠的橋樑炸燬，企圖阻止北軍南下。然後，馮國璋的大隊人馬已經追上了張勳的辮子軍，正待向南京發動鉗形攻勢。第一師師長章梓早已棄職而走，陳之驥在扣押何海鳴以後，便渡江赴浦口，迎接他的老丈人。由於何海鳴從入城奔走到被捕，前後歷時六個鐘頭，因此，有人稱之為「六小時的假獨立」。

看情形，馮國璋和張勳，即將順利開進南京城了，然而，世事難以逆料，風雲瞬息萬變。陳之驥到浦口，兩天不曾回城。何海鳴那些尚未被捕的同志，開始四下活動，游說第八師裏的湖南同鄉，乘機舉事。於是，第八師的士兵自動集合，向官長索餉，高聲鼓噪，一片喧嘩。代理團長

李浚性情粗暴，錯不該不問情由便破口大罵，罵得弟兄們光了火，人叢中有人拔出鎗來，一彈擊斃了李團長。然後一哄而散，第八師的官長也紛紛離城他往，湖南籍的弟兄們攘臂高呼：

「我們再獨立，打倒袁世凱！」

張勳馮國璋爭功記

湖南人尚氣節，重鄉誼，當下就成羣結隊，奔往督署，釋放被扣押的同志同鄉何海鳴。負責守衛督署的是第一師官兵，他們拒絕放人，因而又引起了衝突，督署裏外，一片大亂。

何海鳴終於被釋放出來了，他立刻號召湖南同鄉，獨立討袁，死守南京。第八師第二十九團

全是湖南人，歡聲雷動，全部參加。何海鳴被擁為南京討袁軍總司令，湖南弟兄在討袁的大纛下集合，第一師第三團的弟兄也是清一色的湖南同鄉，盡棄前嫌，全國投效。南京城裏的湖南老鄉士氣如虹，羣情激昂。

八月十一日，何總司令坐帳點兵，佈署防務，他先派一支部隊扼守獅子山砲台，以要塞砲控制江面，阻止張勳、馮國璋強渡長江。他又委派唐辰為江蘇省省長，劉傑出主南京警察廳，這兩位革命黨人發出壯語：「守一天是一天，革命不計成敗」頓時就傳遍了南京軍界。

馮國璋、張勳雙雙抵達浦口，長江北岸大軍雲集，連營數十里。陳之驥在浦口接到了他的老丈人，又有南京地方維持會的代表，求見馮國璋，懇請保障南京一城生命財產，不必動武用兵，尤其請馮國璋勸止張勳的辮子軍入城，辮軍在南京光復以前，駐紮甚久，由於他們軍紀敗壞，南京百姓早已吃足他們的苦頭，此刻難免鬧辦心悽，惶惶不安。馮國璋自有他的盤算，這次南來，袁世凱先已許他江蘇督軍一席，讓他開府金陵，節制東南各省，儼然當年曾國藩總督兩江時的地位，馮國璋不能叫張勳拔了頭籌，來上個先入為主。因此，他一口答應，就等着來日渡江，兵不血刃下金陵。

那裏想到，一夕之間，情勢大變，何海鳴出任總司令，石頭城三度真獨立，江南又是戰雲瀰漫，殺氣騰騰。馮國璋想越雷池一步，勢將付出重大的代價。誠如國父所說的：「以金陵帝王之都，虎踞龍蟠，苟得效死以守，則大江以北決不致聞風瓦解。」既然非用兵不可，馮國璋便叫張勳打頭陣。當天，命張勳手下的第一員大將張文生，還有新投效的揚州游擊隊司令徐寶珍，徐寶珍是綽號徐老虎的鹽梟徐寶山之弟，辛亥革命，徐寶山據揚州成立軍政分府，他的部下由一師擴到一軍，都是悍不畏死的私鹽販子。二次革命前徐寶山遇刺炸斃，徐寶珍率其餘眾投靠北洋系，正好給馮國璋用來做砲灰。——張徐二部約有兩個師，八月十一日揮師渡江，被獅子山上討袁軍的巨砲，轟得血肉橫飛，人翻馬仰。徐寶珍負傷，抱「恨」率隊折返揚州，他部下的團長趙振



二次革命時期，代理國務總理，奉袁世凱之命，主持對南方戰事的段祺瑞。

東，連長黃得勝、王建德等陣亡，士兵被擊斃溺死的有好幾百人。北洋軍損兵折將，狼狽逃回浦口，把辦帥張勳氣得七竅生烟，三尸暴跳，他請馮國璋檄調上海海軍前來助陣，又親自率隊邁過獅子山的巨砲射程之外，分自上下游強渡長江，一連多日水陸夾擊，反覆決盪，方始進佔南京城的保障紫金山。然而辦軍在紫金山前遺屍纍纍，無法掩埋，經過烈日薰炙，腐臭遠及數里。辦軍所付代價之大，由此也可想見一二。

紫金山有失，日夜逡巡，往返督戰的何海鳴不禁有點着慌，他唯恐自己是個軍事學的外行，偶有疏失，貽誤戎機，推義勇軍司令張堯卿為都督，請他負責指揮。北軍方面，張勳垂涎江蘇都督急於立功，又想重克金陵，報他年前被革命軍

逐出南京的一箭之仇。他自紫金山猛撲天保城，一戰得逞，乘勝再陷雨花台，南京城外天險盡失。他以為這下戰事可以結束了，與沖沖的開出條款，命人寫信勸何海鳴等趕快投降。

要活同活要死同死

南京城裏的討袁軍餉械兩缺，情勢危殆，忽然又到了一位國民黨的大將，使全城軍民喜從天降。這一位大將便是安徽都督柏文蔚，六月三十日他被袁世凱免職後，七月十二日李烈鈞湖口起義，柏文蔚便自南京返抵安慶，復任都督，組成討袁軍，十七日安徽舉兵討袁，他在安慶守到八月六日，一度遣部接贛敗回，復因師長胡萬泰之叛，倉卒退蕪湖，與長江上游北洋水陸兩軍幾番



二次革命總統北洋軍南下搜奪東南半壁江山的馮國璋

鏖戰，旅長常守坤在激戰時策馬渡河被洪流捲走，不幸罹難，所部星散，柏文蔚再退向南京，正好趕上了南京討袁軍戰局逆轉，朝不保夕。

張堯卿。何海鳴擁

柏文蔚為都督，指揮全局，柏文蔚當夜便派遣一支人馬潛往城外，遶到天保城的背後，發動夜襲，乘北軍不備，一鼓作氣，直登山嶺，狠狠的殺了北軍一陣，一

舉攻克天保城。張勳聞訊大怒，他派人到揚州，說服傷勢已痊的徐寶珍，委他為第四師師長，徐寶珍這才答應率部重來，替張勳衝鋒陷陣。鹽泉慣於玩命，生死付之淡然，徐寶珍捨命當先，一陣衝刺，居然又讓他把天保城奪了回去。

從此，戰事重心在於天保城，兩軍拼死力戰，形同拉鋸。天保城凡五得五失，南京城外的討袁軍，直戰到最後一人為止。南京城裏的討袁軍仍然誓死不退，奮戰到底，可是，馮國璋的大隊，又渡過江來投入戰場。各路北軍步步進逼，漸成合圍之勢，城內守軍以一當百，餉械一概無着，張勳、徐寶珍、馮國璋、在紫金山、天保城、雨花台架起了大砲，居高臨下，日夜轟擊，守軍犧牲慘重，防線無一完整。勞晚時分，柏文蔚、張堯卿和何海鳴在城牆上一同督陣，眼見城外敵軍密集，攻勢凌厲，守軍被砲火壓制得頭都抬不起來，柏文蔚情不自禁，一聲浩歎，他跟張堯卿、何海鳴商議的說：

「北軍大隊還在源源而來，不久即將合圍，砲火既烈，城中尤其乏餉，就怕弟兄們不再聽令。這是必敗的氣象，看來我們是守不下去了。」

然而，何海鳴却慷慨壯烈的答道：

「我公還有重要任務在身，理該按照原定計劃，趕到上海，和孫先生籌商大計。海鳴自願誓死留守，城存與存，城亡偕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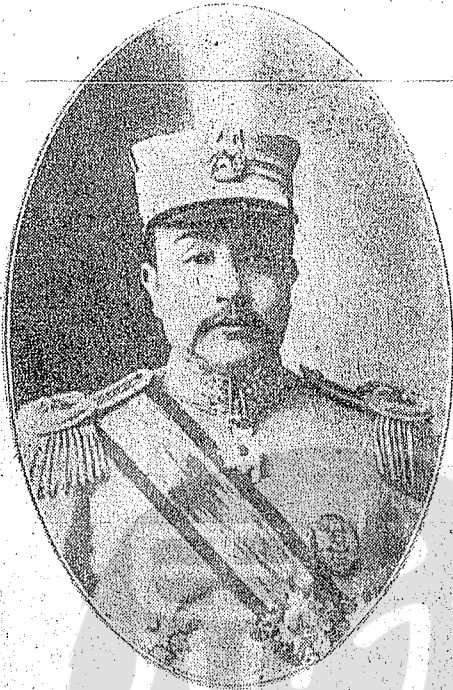
張堯卿也在一旁插嘴道：

「萬一城池失陷，張勳入來，我們還可以跟他巷戰，用炸彈隊來制敵軍的死亡，想來不至於會一敗塗地吧。」

柏文蔚便頻頻頷首的說：

「兩位有這等的壯志雄心，委實可欽可敬。不過，危城孤軍，終非久計，不如由我突圍而出，到上海謁見孫先生，看看上海方面，能否給我們什麼援助。」

這是危城孤軍的一線生機，何海鳴、張堯卿欣然贊可，柏文蔚便舉韓恢自代，冒險開城突圍而出，赴滬求援。——當時，南京城裏的糧餉問題嚴重已極，討袁軍每天都有斷炊之虞。他們向南京維持會和商會請求支援，維持會和商會却唯恐討袁軍不及早撤退，會使全城糜爛。他們起先還敷衍敷衍，今天送來一百，明天再湊一千。到



二次革命期間，在段祺瑞指揮之下，率北洋軍大舉南下，侵入湖北、江西的袁世凱乾殿下段芝貴。

了後來，敵軍越近，他們反倒連敷衍也不肯了，態度越來越強硬，口口聲聲的要討袁軍讓城。當北洋軍將一座石頭城四面圍定，聚寶門外有雷震春，水西門、旱西門外有馮國璋，儀鳳門外有徐寶珍，太平門外有張勳，槍砲轟轟，日夜攻打。何海鳴他們再請維持會、商會供給軍食時，兩會居然用全城公民的名義，向討袁軍下道哀的美敦書，兩會執事厚誣義軍說：

「若果籌款解散軍隊，自應陸續措交，或需補助軍餉，亦應擇地出城備戰，不能閉城不出，使城內數十萬生命，同歸於盡。逐日搜刮，人道何在，天理何存？」

看得何海鳴憤慨萬分，忿

不能忍，他在這封公函上接筆

批答：「打一天要餉一天，打一年要餉一年。要活同活，要死同死，寧為共和死，不為專制活！」

批答去後，商會居然發動罷市，大小店家上起了門板，貼上一張字條：

「本店收歇，人死財絕！」

城外圍攻愈急，城內枵腹奮戰。八月二十六日，張勳的辦子軍攻破了朝陽門，張勳正在喜出望外的寫捷報，驚天動地，雷霆霹靂，原來是辦軍中

計，誤入地雷陣，衝進城去的一概斷脛剝腹，全軍覆沒。張勳大喫一驚，撕了報捷電，再向北京求援。

南京城陷空前浩劫

馮國璋一心想先進南京，架雲梯、挖地道，用火攻，仍然歸於無效。張勳無計可施時，便在八月二十九日，再開出更優厚的投降條件，何海鳴依舊置之不理。然而，北軍的攻勢太凶猛了，城裏守軍前仆後繼，傷亡日增，只剩下了少數的飢兵疲卒。江西、安徽、上海之外，廣東、福建、湖南各地的討袁軍俱已旋起旋敗，上海已無從援寧。於是張堯卿說他將出城募兵，一去不回，韓恢也開始避不見面，何海鳴苦戰二十天，心力交瘁，實在無法獨撐大局。二十九日商會再派代表來洽商，只要討袁軍放棄抵抗，退出南京，商會願籌十萬元，作為討袁軍的遣散費。無可奈何，唯有應允，何海鳴把部隊集中在城南，一面抵抗，一面等錢，否則這殘餘之衆如何化整為零的突圍還鄉？商會陸續的送到了七萬大洋，九月一日平均分配已畢，正待殺出一條血路，然後各奔前程。驀地，山搖地動一聲巨響，太平門外，張勳以徐寶珍一師打先鋒，偷偷的挖掘地穴，埋置地雷，炸毀了一段城牆，北軍蜂擁而入，先放一把火，將下關夷為一片瓦礫場。討袁軍一看，義憤填膺，捨棄回家鄉的打算，連性命都豁出去了，三三五五，滿街追逐北軍，直殺到自己力盡身亡為止。一羣湖南健兒，用生命與鮮血，寫下了革命史上淒涼悲壯的一頁，慷慨捐軀，舍

生取義，完成了二次革命轟轟烈烈的一仗。

辦子軍和馮國璋的部隊爭先恐後的進陷南京，使南京商會執事駭然發現，他們已來不及扮上笑臉去歡迎北軍。他們所見到的是凶神惡煞，腥風血雨，所聽到的是驚呼駭叫，鬼哭神嚎。幾乎連講一句話的機會都沒有，張勳下令全軍「三天不封刀」，讓他「辛苦了」的部下遍城大索，奸淫燒殺，轉眼之間把金陵一城變成了人間地獄，悲慘世界，這便是空前未有的張勳洗劫南京城，辦軍劫城北，雷震春部掠城南，挨家挨戶，嚴密搜覓，但凡值錢的東西，或若是個女人就無一倖免。稍一反抗，刀槍齊下，大街小巷屍骸狼藉血流成渠。不甘受辱的少婦長女呼妹攜女，投入洗盡六朝金粉的秦淮河，「可憐一片秦淮月，照見城頭烏夜啼」，到處哭聲震天，哀呼動地，遭劫的南京人，個個願死不願活，張勳、雷震春部在南京大掠三日，殺傷無算，連一代梟雄袁世凱在北京城裏聽說了都會為之痛心疾首，傷慘落淚。試看當年袁世凱急電南京的情激之詞，就可以想見這一場滔天大禍的慘況：

「閱路透電稱：南京城內住宅商店，茅舍草屋，無不被搶；婦女老少，貧富貴賤，多被奸淫，其餘均入外人家避難，且各軍皆然，而以張部藍衣兵實佔多數。各長官目視不理，所謂不傷一人，不驚一戶之宣告，完全背棄。日本居民亦多被害；有自日領署出者被兵槍斃三人受傷一人云云。此次大軍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強暴行為，如果盡確（實際情況，較路透社報導嚴重百倍，因尚不及屠殺也。——筆者註）則是喪盡名

譽，大千軍律。查各國軍人素尚文明，即俘虜亦無凌虐。吾國『削平內亂』，自殘同類已屬可矜

，況無辜良民『久困匪中，日望援救』？聞者墮淚，見者痛心，若以盜賊之行爲，尤而效之，各國傳佈報紙，目爲野蠻，於立國大計，所關非細。且『亂黨乘間抵隙，執爲口實，更足以煽動人心』，東南大局，何時可定？各弁目等誰無身家妻子，入伍爲兵，退伍卽民，易地以觀，忍乎不忍？民納稅以給餉，兵出力以衛民，不能衛之而反擾之，天良何在？爲之官長者，目親何忍？本大總統治軍數十載，素以保民爲宗旨，聞此情形，不禁泣下！仰卽傳集各該官長，剴切詰誠，並明查暗訪，得有奸搶實據，立按軍法嚴辦，以期肅清於萬一。至保護外人生命財產，更屬文明通例，尤應格外留意，勿因細故敗壞大局爲要！」

張勳讓督老袁破鈔

癸丑二次革命，自上海北站槍聲一響，宋教仁遇刺，迄張勳洗劫南京，釀成入民國後第一慘禍止。另外還有一個尾聲，是卽爲熊克武在重慶獨立舉義，九月十二日被川軍王陵基，滇軍黃毓成擊敗，討袁軍事告一段落。國父於十一月杪，由胡漢民陪侍，自上海抵台北，以御成町梅屋敷（今中山北路陸橋下，國父史蹟紀念館）爲行館。十二月初轉赴日本，三年（一九一四）六月二十三日重組中華民國黨，爲中華民國帶來了新希望，開始顯露曙光。除此以外，則使我國自此淪入北洋軍閥統治的大黑暗時期。袁世凱暫時獲得勝利，但却迅卽墜入洪憲稱帝，身敗名裂的深淵。北洋「相國」徐世昌一度東山再起，由國務卿而大總統，結局是被北洋武人棄之如敝履。馮國璋「讓」張勳先當了兩個月的江蘇都督，在這兩月裏他出盡了洋相，親赴日本領事館道歉，揆及世人的唾罵，復由美英兩國一再提出撤換張勳的要求，他「不能不」願慮袁大總統外交上的困難，敲了老袁一百五十萬元的竹槓，得個節制湘鄂贛皖蘇省水上警察的補償，快快的改任長江巡閱使。張勳去，馮國璋繼，北洋之犬成了雄踞東南的大軍閥，使他由副總統而代之，在段祺瑞的挾制之下幹了一年又三個月另四天的北政府總統，結果終於受不了段祺瑞的氣而退職。

癸丑二次革命還有幾位重要人物，黃興敗陣遠赴美國，陳英士在上海被袁世凱購買凶手刺得逞，今總統 蔣公成爲 國父朝夕不可或離的得力助手。李烈鈞，柏文蔚俱曾赴日本追隨 國父，同爲中華革命黨的中堅。何海鳴大難不死，南京城陷後，他匿身馬棚街獲保全，然後平安無事的回到了上海。湖南獨立，係由國民黨籍的都督譚延闓，還有湘軍師長趙恆惕主其事，譚人鳳、周震麟、唐蟒、蔣翊武等主張最力，北軍唯恐鞭長莫及，一度派人潛入長沙，破壞湘軍軍火庫，製造恐怖。譚延闓等仍召募軍隊達五個師，曾分兵兩路，援鄂接贛，由於戰事失利，中途折回，九月十三日譚延闓被迫取銷獨立，四天後湯壽銘便率楚等有四艦直入岳州，北洋軍精銳曹錕的第三師旋亦開到，構成北洋軍應付南方的最固防線，岳州儼然北洋軍的前哨。不久，再以第三十九混成旅伍祥禎增援，湖南全省悉入北軍掌握

之中，袁世凱起先命黎元洪兼領湖南都督，黎元洪因爲辛亥武昌道義陽夏苦戰時期，譚延闓曾予他多方支持，這一份革命情誼是很可貴的，他雖不欲再當一次袁世凱的傀儡，保存袁世凱心腹爪牙，他自己的湖北同鄉，舊友湯化龍之弟湯薌銘督湘。十月七日湯薌銘抵長沙晤見譚延闓，傳達袁世凱的命令，命譚入京，趙恆惕解往北京聽候處分。黎元洪怕袁世凱下譚延闓的毒手，立即致電袁世凱請他「刀下留人」，黎元洪說：

「譚督前係被迫獨立，非其本心，曾仰藥以求解脫，元洪敢力保其無他。」

然而，譚延闓却是一條鐵錚錚的硬漢，這位「好好先生」在進退出處的大關節上一點兒也不肯馬虎，他通電否認被迫，有謂：

「黎副總統心存愛護，力爲解免，延闓知所感激，惟所謂被迫獨立，非其本心一節並非事實，延闓亦從未有仰藥一事。延闓既湘督，發號施令，職責攸歸，焉有被迫之理，政府治罪，闓當聽候派員查辦，斷乎不走走不避，雖斧鉞相加，亦不辭也！」

譚延闓昂然入京，段祺瑞的陸軍部判他四等有期徒刑，但却旋於十二月十二日下令特赦，浩然正氣，萬衆欽仰，段祺瑞祇不過褫奪他的陸軍上將銜，「以示薄懲」而已。趙恆惕則在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被段祺瑞處以「三等有期徒刑四年」，樞軍少將。九月十三日卒由蔡錫等的力保，同樣的也加以赦免。

廣東在七月十八日宣告獨立討袁，預定在原有的兩師鍾鼎基、蘇慎初，和張我權的一個旅中，

抽調三個支隊，北上接轍。被袁世凱的祕書長廣東三水人梁士詒遣人入粵，賄買鍾鼎基、張我權，發動兵變。另由袁世凱派龍濟光自梧州東下，襲擊肇慶，陳炯明倉皇出走，八月五日取銷獨立，鍾鼎基、蘇慎初、張我權互爭都督，自相殘殺，終使龍濟光坐收漁利。八月三日袁世凱就派龍濟光爲廣東都督並加上將銜。

岑春煊南下遇騙徒

在江西獨立討袁一役担任重要角色的江西都督歐陽武，自李烈鈞兵敗湖口，棄守南昌，他曾自稱罪人，跑到吉安青原山上去出了家，拆開單名武字，法號止戈和尚，九月中旬，又被江西水巡局長倪占魁把他抓下山來，解到南昌獻給新任贛督李純，李純將他發交軍事執法處收押，止戈和尚曾致書南昌商會，請其代爲緩頰，中有「祖母九旬，老父七十，爲武不肖，朝夕聚哭。求死不得，言之心酸」語句，南昌商會果然代他求情，九月二十七日解送北京，判了二等徒刑八年，十月三十日即獲特赦，此公和譚延闓的大義凜然相比較，何啻天壤之別。

岑春煊受够了袁世凱的氣，決心給他點顏色看看，他倒是誠心誠意的投向國民黨，黃興等力主「宋案責成法院，借款責成議會」時期，一度內定推舉他和王芝祥、章士釗、汪精衛爲調和專使，等到袁世凱四省易督令下，國民黨忍無可忍，揭開南北之戰序幕。岑春煊確也鬥志昂揚，大賣氣力，我們試看他自己對二次革命的一段追記

「黃克強、陳士英諸君皆來懇，乃聯合長江四都督，同時舉兵討袁，時則民國二年六月中旬也。世凱先已有備，其海軍將領鄒汝成，率師駐上海製造局，英士督鈕君惕生（永建）以滬江學生軍及敢死隊往攻之。搏戰五晝夜，炮火劇烈，敵方恃海軍爲助，不能克，而英領事復奉英使朱爾典之命，陰左右之。同時皖贛等省民軍亦多不利，遂與滬上之師先後潰散，此爲第一次討袁軍之失敗，雖大義未伸，而曲直自在，吾人奮鬥精神，亦因之愈爲團結，卒獲最後勝利，則此日血戰之功不可沒也。當是時，長江上下游盡爲袁有，同志星散，余亦乘輪赴粵，猶思支柱南服，再圖大舉，而龍濟光已奉袁命率師由梧州東下，廣州亦不能守，復至香港，未有所悉，會南洋華僑胡君子春電約往遊，余即由港至彼，暫作寓公，以待時而動焉。」

岑春煊的廣州香港行，到是他所可能爲二次革命盡力的唯一重要之舉，由他前往領導兩支舊部，陸榮廷的兩個師，和龍濟光的六千之衆，援湘、援贛，都能發揮很大的作用。可惜的是袁世凱、梁士詒動作比他快了一步，江西、南京相繼失敗以後，岑春煊方由汪精衛陪同，從上海到香港轉廣州。當時廣州陳炯明首鼠兩端，猶豫不定，胡漢民、朱執信請國父赴粵有以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

國父已經答應了，岑春煊也自香港電促他的龍虎二將參加革命陣營，但是袁世凱先着一籌，他重賄龍濟光，許以廣東都督兼民政長，龍濟光有奶便是娘，一面接受袁世凱的命令，率部東下

着着進逼，驚得陳炯明、岑春煊、汪精衛放棄廣州逃往香港，一面翻臉不認人的覆電一手提拔他的老上司岑春煊，悍然的說：

「公與光彘皆臣事清朝，公若戮力勤王，光當馬首是瞻。今公南面而爭天下，光豈能從？今天下之人皆欲殺公，而光不能也。倘不如意，可來相就，光當為公地。……。」

接到了這一封覆電，幾乎使岑三苗子為之氣結。幸好陸榮廷的答覆還比較婉轉謙恭，算是給他留了點面子，同時也是護國討袁之役雙方合作的張本。岑春煊穗港行徒勞無功，袁世凱已經對他下了通緝令，尤其使他的好朋友英國公使朱爾典示意香港總督，防範反袁人物在港活動，港督頭一個便派警監視岑春煊，隔了幾天，又把他請上一艘駛往新加坡的輪船，只是不曾說明把他驅逐出境而已。

岑春煊少為貴介公子，長為方面大員，一輩子沒有受過這種窩囊氣，更不曾這麼狼狽過。隻身一人夾在人叢之中步上輪船，手裏還拎着一只行囊，心中正在氣惱焦躁，忽然有一個人擠上前來，滿臉堆笑，必恭必敬的向他鞠躬為禮道：

「大帥，您怎麼沒帶從人？自家提了只行囊呢？還是交給小的代拿吧。」

岑春煊自出娘胎，就受人服侍慣了，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一伸手就把行囊交給了那人，再埋着頭裏走。怎想到這便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稠人廣眾之中遇到騙子了。一到大餐間，沒見那人跟來，又等了一會兒，等到船開，依然不見那人的蹤影，這才明白自己遇騙上當，「龍

游淺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他這次南下帶來的一家一當都在行囊裏面，損失相當可觀，氣得岑三苗子在大餐間裏破口大罵，船長問明白了緣故，深表同情，便代他拍了個電報給陸榮廷，告急求援。陸榮廷覆電倒也不敢怠慢，立刻電令香港機構匯港幣三千到新加坡，人到錢到，這才解除了岑官保異域落魄的奇窘。

他到新加坡後，又有許多廣西舊部聽說了老上司搭輪遇騙，損失不貲，自發自動的匯款接濟。亡命客的手頭越來越寬裕，岑春煊便與當地幾位華僑合股，做了點橡膠股票生意，胡子春便是他的合夥者之一。在新加坡一住兩年，居然給他賺了十三萬餘元，他嘗自嘲的說：

「這都是拜騙子所賜。」

岑春煊流亡新加坡，要到民國四年夏天，方始東山再起，仍然和 國父主持的中華革命黨合作，繼續討袁護國。

北洋之虎威風大發

癸丑二次革命，北洋軍大舉南下，戰火初起，袁世凱的攻討目標祇在黃興。七月廿三日下令，誣稱黃興，陳英士、柏文蔚為「叛逆」，命段祺瑞以漢口為軍事根據地，指揮東西兩線戰事，

各省獨立旋起旋息，袁世凱一看這個仗贏定了，方才開始跟 國父反目相向，七月二十四日下令「銷去其籌辦全國鐵路之全權」。七月下旬，由於帝國主義唯恐國民黨獲勝得勢中國即將轉弱為強，因而和袁世凱勾串，由英國公使朱爾典幕後

策動；上海領事團竟然簽字於協輯黃興、李烈鈞、陳英士、柏文蔚、鈕永建、劉福彪、白逾桓、居正八位國民黨要人一案。九月六日，再使北京總檢察廳下令通緝二次革命領導人物，以黃興、陳英士、鈕永建、何海鳴、岑春煊為寧滬「倡亂首魁」，甚至於連 國父、張繼、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陳炯明都在通緝之列。

另一方面，則由於二次革命一役，北洋系大獲全勝，初步達成武力統一的野心，段祺瑞坐鎮漢皋，猶在繼續擷取勝利的果實，蘇浙皖贛鄂粵六省已經確切納入掌握，川黔滇桂四省則一時無隙可乘，且亦為北洋軍兵力之所不能及，剩下來的是湘閩二省。在湖南，北洋精銳密佈湘北，袁記爪牙湯薊銘更用上了綽號「活閻羅」的華世義為軍法課課長，縱騎四出，大肆屠戮，與此同時，又在全國各地全面展開清除異己，戕害黨人。民黨志士除了極少數的變節份子以外，或殺或囚，或者流浪異國，就唯有銷聲匿迹，暫避其鋒。黎元洪在武昌，尤其為了肅清反抗勢力，討好巴結袁世凱，更是濫施殺伐，不惜斬草拔根。他厲行取締民黨機關，追繳民黨證書，民黨以湖南人居多，於是旅鄂湘人也就大遭其殃，由譚人鳳寫給他的一紙抗議函，便可以想見當年的實況：

「聞公近日專以仇殺湖南人為事，而其被殺之人，不審罪狀，不問姓名，概以亂黨二字加之，立予槍斃。此等暗無天日，慘無人道之舉，即清吏趙屠戶（按指川督趙爾豐）其人者，未聞狼毒至此。不意公負長厚之名，又當民國保障人權時代，竟有過無不及，洵百思不得其解矣……」

豈玉石不分，可一網打盡乎？居住自由權，行動自由權，皆被公剝奪殆盡，此等野蠻政策，即施之於渺不相關之秦越尙屬不可，況輔車相依之兩湖乎？……」

福建方面，第十四師師長許崇智曾經到過一次上海，謁見 國父和黃興，商討討袁方略，七月二十日他要求福建都督孫道仁，響應二次革命，孫道仁召集各界開了一次會，決定宣告獨立，八月九日由於江西、南京、上海、湖南各地討袁軍事俱告失敗，情勢日非，許崇智暫時離閩，孫道仁宣佈獨立取銷。但是，袁世凱當然不會放過這一處東南屏障，南進基地。起先，他派楊善德率第四師駐紮上海，增厚上海鎮守使鄭汝成的兵力，復以楊善德為松江鎮守使。旋即調派第四師的李厚基一旅，隨海軍部長劉冠雄乘兵艦入閩，逐走孫道仁，以劉冠雄為福建都督，輕輕易易的攫取了福建一省的地盤。

段祺瑞在漢口指揮全局，調兵遣將，把南方各省逐一納入北洋系的勢力範圍圈，這是北洋系空前未有的一次發展機會，奠定了北洋軍閥宰制全國歷時十四五年的局面。二次革命只在江西、上海、南京打過三場硬仗，北洋軍的將領却分茅列土，不次擢升，同時，由於佔據的地盤驟然之間增加了那麼多，又需要大量的招兵擴充部隊，幾乎所有的北洋將領都平步青雲，飛黃騰達起來了，馮國璋督蘇，依稀東南重鎮，楊善德在朱瑞死後督浙，李厚基旋不久也由一名旅長海升福建都督、李純督贛、倪嗣冲督皖、趙秉鈞調任步軍統領、兼北京警備地區司令官，陸建章當他的副

手，內務次長王治驤代理部務、姜桂題署熱河都統、龍濟光為廣東都督兼民政長，雷震春升任第七師師長、王汝賢升第六師師長，段祺瑞的新雲鵬新師爺代理山東都督，張紹曾署綏遠將軍，連段祺瑞的舅爺吳光新也無功受祿，加陸軍中將銜，二次革命結束後，所剩下一亟待攫奪的省份，就祇剩下一個黎元洪拚命保牢的湖北了。然而，段祺瑞在漢口虎視眈眈，北洋大軍雲集湘鄂皖贛四省，叫聲響頓挫，幾已形同北洋系降將的黎元洪怎麼保得牢呢？北京袁世凱請他入京的電報似雪片般飛來，黎元洪百計推托，賴在武昌不走，惱怒了手握重兵，統籌全局的段祺瑞，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由袁世凱「下令」召黎元洪入京，以段祺瑞署湖北都督，北洋之虎老實不客氣的親自促駕，面孔板得異常之難看，他不許黎元洪多作停留，告訴他專車升火待發，請他立刻動身，副總統兼參謀總長兼湖北都督，一度命他兼督江西、湖南的中華民國開國偉人名居第四的黎元洪，便這麼淒淒慘慘、悲悲切切的被「押」到北京去。

分茅列土怪現象多

由於北京城裏的袁世凱，和漢口市上的段祺瑞，都在發號施令，調遣人馬，使袁世凱的「大封功臣」，步驟顯得相當的凌亂，時論都說袁世凱固然「才」足以濟其奸，但是他的政治才幹尚嫌不足，所以才會這樣亂法。其實也因為當年的情勢使然，勝利來得太快而又突然，所需要應付的方面太大了。何況段祺瑞驟膺重寄，他辦起事

來向來是獨斷獨行，向袁世凱報一個備就算了却手續的，因而才產生了這種步驟不一，鎗法大亂的怪現象。無其數的雙胞、三胞、多胞案，榮華著者如江西方面有江西護軍使李純，又有江西宣撫使趙維熙，段芝貴也一度膺任江西宣撫使。湖南呢，光是湖南查辦使就派了三名，郭人漳、湯薌銘、曹錕都在用着湖南查辦使的名義，此外還有兩名檢查使，張學濟和朱樹藩，一名湖南護軍使，挑水伙出身的王占元。

江南一帶，新官更多，更不知道有多少衙門，架床疊屋，海軍總長劉冠雄被派任為南洋巡閱使，職權就很難免跟雷震春的長江查辦使、馮國璋的江淮宣慰使相衝突。江淮之間，有江北鎮撫使張勳於前，又有江北檢查使蔣雁行於後。後來，張勳當了三個月的江蘇都督，被袁世凱逼着讓給了北洋之犬馮國璋，張勳所發表的新職，居然又是長江巡閱使。

戰爭結束，段祺瑞的戰鬥內閣任務業已達成，他那個代理內閣總理勢必要讓出來。起先，京師盛傳袁世凱的首席智囊，心腹親信楊士琦可能出而組閣，可是楊士琦又向袁世凱身畔二楊之一的楊度透露過一段機密，他說：

「辛亥革命的時候，項城不便直接取政權於清廷，所以利用民黨將清廷打倒。不過項城和民黨又非誠意的合作，不久必將與民黨為敵，造成清一色的局面，屆時他又會覺得臨時約法足以限制他的權力，勢將加以改造，促使總統制出現。總之，最後總不出兩途，或維新，重用新人物，或守舊，延攬舊官僚。你是項城夾袋中的新人物

，前程遠大，應該先行準備一下。」

其實呢，袁世凱是舊勢力的代表，所謂淮軍餘孽，北洋軍閥，他斷然不會採維新之一途。二次革命一戰乍現勝利迹象，袁世凱便密遣吳笈孫上青島，敦促老相國徐世昌出山，徐世昌不幹，袁世凱才想起應該有一個中間派過渡性的內閣，以免使中外人士感到由專制而共和，由共和而專制變得太快，這才決定化敵為友，利用一下由保皇黨蛻變而成的進步黨。於是，涉嫌熱河行宮竊

實案真相猶未大白的熱河都統熊希齡，便被他捧上了台，七月底，熊希齡奉命組閣的消息傳了出來，使人大出意外。不過，熊希齡有進步黨人全力支持，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他總算開出一份還蠻像樣的名流內閣閣員名單，是為一年八個月裏袁世凱的第四任內閣（代理國務總理的不算在內），名流名閣的班底是：

國務總理 熊希齡

內務總長 朱啓鈴 貴州紫江人

財政總長 熊希齡兼

外交總長 孫寶琦

陸軍總長 段祺瑞 蟬聯

海軍總長 劉冠雄 蟬聯

司法總長 梁啓超

教育總長 汪大燮 三年二月辭職以嚴修繼

交通總長 周自齊

工商總長 張謇

農林總長 張謇 後與工商部合併。（待續）

中外文庫 第一種 中外文選

第一輯 定價拾捌元 王成聖等著

「中外文選」第一輯要目：

王成聖：沙坪之憶。大學生活。盛宣懷與釣魚台。釣魚台面面觀。中外雜誌發刊詞。

方根壽：幼年苦讀記。

方遠堯：師門瑣憶。

汪公紀：中西文化如是我觀。陶瓷王國宜乎猛省。日本國粹浮世繪。

周開慶：偉大的奇跡。

林 尹：深仁我有終身感。

徐 亨：怒海餘生

鈕先銘：廣島春殘。

鄭廷傑：四十七年老郵人。